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卅二

之四

林子小序

子壽初覽林子一貫章。茫然也。既而從三教先生受學。乃始知一者心也。太極也。兩儀四象。皆在其中。而天地萬物。亦不能外焉。邵康節曰。心爲太極。朱子曰。中間空處是也。周子曰。聖人者立人極者也。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人極也者。心極也。心極既立。而兩儀自生。兩儀既生。而四象自著。上天下地。以奠以位。品物萬形。以生以成。是



一貫之旨。固如是其微矣。若非曾子。其孰能  
唯之。無惑乎子貢而下。而有所未達也。門人  
木子壽謹識

林子

門人王興校

林子

時有訪林子於榕之城西僧舍。與林子談及  
儒者之學。至一以貫之章。一人曰。以一理貫  
通萬事。真善發聖人之蘊也。一人曰。凡事憑  
理做去。真爲學之領要也。林子曰。卽此可以  
明一貫之道。而爲孔子之的傳可乎。二人對  
曰。有何不可。信如所言。則一貫之道。子能知  
之。是又二孔子也。余能唯之。是又一曾子也。

即七十子之賢。未聞以一貫授之者。非聖人之吝教也。穎悟莫如子貢。雖啓之者再矣。而猶未達。何子言之之易。而余唯之之不難也。二人猶不悟。廼曰。非子之高明。其孰能知之。林子於是呼諸僧而語之。咸曰。得其意矣。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得其意矣。由斯而言之。余亦孔子也。而諸僧及途人。皆曾子也。何春秋之時。得人之難。而今乃反人才之盛也。何諸僧及途人之所知者。而七十子乃反不達也。二人復變其說曰。孔子只言箇一字。而門人昧之。朱子添箇理字。而萬世唯之。林子曰。孔子何不添箇理字。使三千之徒。皆得其傳。萬世而下。皆知其道。豈孔子闡道之秘。不若朱子歟。抑孔子教人之心。不若朱子歟。二人默然無以答。林子又曰。曾子之與朱子孰賢。二人即曰。朱不如曾。然則忠恕之道。子知之乎。幸爲我言之。林子三問而三不答。曰。幸無多讓。即其所聞知者而言之可乎。二人乃曰。

忠者體也。恕者用也。忠存於中。而恕以推之。所謂無忠做恕不出也。林子復以此呼諸僧而語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復就途人而告之。咸曰。非我所得而與知也。豈曾子之學不若朱子。而忠恕之說。不如添箇理字之爲真切明白邪。余以朱子之註。不達孔子之心。而吾子之言。又不得朱子之意也。於是二人幡然而悟曰。終身在迷途之中。自以爲得矣。因聲附和。習而不察者然也。迺今知聖人

之道。真非淺學之徒所能測其藩籬也。子真儒者得聖人之意矣。且聖人之道。非子而孰啓其秘哉。迺固問一貫之旨。林子曰。堯舜之執中也。復問執中之旨。林子曰。老子之得一也。復問得一之旨。林子曰。釋氏之止止也。二人嘆曰。雖未達一貫之旨。而俗學之陋。三教之同。迺今知之矣。迺今知之矣。

有以老子爲邪而非之者。造林子。林子曰。老子之道與儒者異乎。曰。然。然則堯舜之執中。

與老子之守中。孔子之一貫。與老子之得一。堯夫之天根月窟。與老子之爲天地根。亦以爲異可乎。其人率爾遂以爲異。林子曰。請問其所以異。其人不能答。反以爲同。林子曰。請問其所以同。其人又不能答。反以爲異。

時有談佛者。自謂有得西來之旨。與林子語及無所住而生其心。林子曰。上文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降或如字。或平聲。對曰。當作平聲。林子曰。豈以心敵外物而降之邪。對曰。

然。信如所言。則降當作降敵之降。而伏亦當作懾服之服歟。其人默然。

林子一日偶與數人談及心性之學。林子曰。人之所以得於天者。先有性歟。抑先有心歟。或以性先而心後。或以心先而性後。或以心性本無先後。林子曰。諸君所學儒者之道。同也。師同也。何其所言而大相倍戾。若是耶。衆咸默然。於是三問。而林子迺言曰。天之所付於人者。只一性而已。獨不觀之書乎。書曰。上

帝降衷。厥有恒性。又不觀之中庸乎。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字從土。從心。心由性生也。善言天者。曰天無心也。善言聖人者。曰聖人無心也。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皆所以全其性。以復天地之初也。於是衆咸訝曰。孰謂林子之學而非儒者乎。

林子曰。石有性。故兩石相搏而火生。木有性。故兩木相摩而火生。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卽義而止於義。遇父子則卽仁而止於仁。遇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卽別卽信。而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兆豸問聖人之所以同天。林子曰。易曰。天行健。天之所以行健者。以北辰之樞也。晝夜不

停而歲功斯成矣。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亦惟執其樞而吾身之北辰，安其所而不動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老子之得一，聖人之北辰居其所矣。聖人亦何言哉？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羅烈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林子曰：仕以行其道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仕道之有益於人國也。若道不有諸已，而以仕為通者，何歟？冉求之仕

魯，孰與顏子陋？老樂道之為高，子貢之結駟，孰與原憲蓬戶自守之為貴？故開也不仕，孔子說之，費宰之使孔子賦之。今之教人者，率以科舉不足以累人，雖未嘗一日講明乎道，而速使之仕，是以美錦而令其學製也，不亦惑乎？嗚呼！出處之義，不明於世久矣。非有孔孟之道德，而欲歷聘諸國焉，亦論語所云患得也歟？然則科舉不足以累人，而人自累科舉也。斯言非歟？林子曰：有其道，則科舉不足



以累人。無其道。則人自累科舉矣。

僧如固問顛之義。林子曰。顛者顛也。爲時所怪而顛之。堯舜傳賢。當時怪之。是堯舜顛於傳賢也。湯武放伐。當時怪之。是湯武顛於放伐也。時安於名。而去名者爲時所怪。時安於利。而謝利者爲時所怪。然則顛之名亦美乎。曰。亦不美也。亦不惡也。顛於古。則君子羞之。顛於俗。則時人怪之。周有太顛。文王臣之。唐有大顛。昌黎友之。張顛草書。後世宗之。想其時怪之。故以爲顛。而諸君亦遂以顛自號。是顛之名亦未嘗惡也。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而文王周公特成之。何爲遽以易繫周。而文王周公之心。必有所不然者。蓋周者。反復之義也。由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至於六陽之乾。由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至於六陰之坤。所謂反復其道也。天之氣下降。而山川出雲。地之氣上騰。而天降時雨。凡夫人之有男有女。物之有雌有雄。莫

不皆然。故觀太極之圖。可以明周字之義矣。或者以爲人之男女。物之雌雄。難以言周。林子曰。即其氣之相軋。精之相搏。斯謂之周。所謂細縕摩盪。情相感通也。豈必如天地之輪轉而後謂之周耶。

林子曰。周易一書。伏羲始之。文王周公成之。孔子終之。所以闡性命之微。明心身之學。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悉備。爲萬世豪傑之士而設也。吾嘗謂易之經。始而秦皇以下筮之書而獨存之。得以窺聖人之奧也。終而後世因占者之語而易視之。反不達聖人之心也。林子曰。易者。日月也。日月者。陰陽也。一天一地。一男一女。一雌一雄。夫是之謂日月。夫是之謂陰陽。如此而周之。則能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如此而周之。則能變。故曰易者變也。如此而周之。則謂神之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分則陰陽岐而爲二。交則陰陽合而爲一。一者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

林子曰。周易者。亦周天之義也。易曰。剛柔相  
摩。八卦相盪。又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又曰。  
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又曰。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所謂陰陽迭運。  
剛柔爲經。天且不違。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  
其中矣。凡先天圖。後天圖。六十四卦圖。皆以  
圓而布列之。豈無意哉。周天之義也。夫周易  
旣謂之周氏之易。則周天亦謂之周氏之天。  
歟。且天之氣以圓而運。地之質以方而凝。聖  
人者。亦惟執天之樞。則吾身之八卦。自相摩  
盪。而日月運行於其間。是聖人之易。一天也。  
故能陰陽而剛柔之變化。而進退之。春秋在  
我。而天地不得而寒暑之晦明。在我。而天地  
不得而晝夜之。則始終之理備。而死生之說  
明矣。

黃葑問曰。當今之時。以宋儒之註。制科而取  
士者。何也。林子曰。此立制之善也。宋儒之註。  
雖不得聖人之大。即其易知而可持循者。亦

孔子所謂可使由之道也。

林子曰。金剛之降伏其心。道德之虛心實腹。周易之洗心退藏其道一也。而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支離以明儒。三教之名於是乎興矣。

兆居問曰。知者有所愚。而愚者有所知。歟。林子曰。愚者豈無一知。可幾於知者。而道之大。雖知者有所不知也。又問曰。賢者有所不肖。而不肖者有所賢。歟。林子曰。不肖者豈無一

能可幾於賢者。而道之大。雖賢者亦有所不能也。

林子曰。棄知者之愚。不可以此而遂愚。知者也。棄賢者之不肖。不可以此而遂不肖。賢者也。用愚者之知。不可以此遂知。愚者也。用不肖者之賢。不可以此遂賢。不肖者也。

林子曰。知者知之。而愚者之知亦知之。愚者愚之。而知者之愚亦愚之。賢者賢之。而不肖者之賢亦賢之。不肖者不肖之。而賢者之不

肖亦不肖之。故天下無遺知。而愚者不得而用之。天下無伏賢。而不肖者不得而欺之。此用人之大方。非聖人不能也。

林子曰。愚者詐其知。而復指知者之愚。不肖者詐其賢。而復指賢者之不肖。後之人主。能不爲之所惑者。希矣。

林子曰。知者之知。知之大也。愚者之知。知之小也。賢者之賢。賢之大也。不肖者之賢。賢之小也。愚者之愚。愚之大也。知者之愚。愚之小也。不肖者之不肖。不肖之大也。賢者之不肖。不肖之小也。故聖君用知者之知。以及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以及不肖者之賢。賢君用知者之知。而棄愚者之知。用賢者之賢。而棄不肖者之賢。庸君用愚者之知。而愚知者之知。用不肖者之賢。而不肖賢者之賢。

林子曰。廉者廉之。而貪者必詐其廉。貪詐其廉。故貪者反爲廉矣。貪反爲廉。則廉者不得不反爲貪也。直者直之。而曲者必詐其直。曲

詐其直。故曲者反爲直矣。曲反爲直。則直者不得不反爲曲也。

林子曰。廉者有時而貪。貪而廉也。貪者有時而廉。廉而貪也。直者有時而曲。曲而直也。曲者有時而直。直而曲也。廉而貪者。非爲廉也。以爲貪之地矣。直而曲者。非爲直也。以爲曲之地矣。貧而廉者。勢不得不貧。而廉在其中矣。曲而直者。情不得不曲。而直在其中矣。

林有棟問顯親。林子曰。將欲爲古之人而顯其親乎。抑將爲今之人而顯其親乎。今人之顯其親也。則爲公爲卿。而古人之顯其親也。則爲賢爲聖。夫我能爲公爲卿。而顯之於朝也。則必曰公卿之父矣。若能爲賢爲聖。而顯之於世也。豈不曰聖賢之父哉。吾子將欲爲賢爲聖乎。爲公爲卿乎。有棟曰。敢不佩明訓以修身。思無忝於親者乎。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訛之來。乃吾

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况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己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其將執德之必弘。信道之必篤。不受變於俗。而任其非之乎。抑將用意之未誠。立志之不堅。欲和同於俗。而求免於非之乎。我苟非也。雖天下是之。而我自以爲非。我苟是也。雖天下非之。而我亦以爲是。鄭榮又問曰。我之所是。而人非之。而人之所非。而我亦非之。如何。林子曰。人之非。非也。而我非之者。亦非也。人之非我。非也。而我非人之非我者。亦非也。

柯維藩問坐禪。林子曰。坐禪者。非禪也。問運氣。林子曰。運氣者。逆氣也。

林子曰。世之學佛者。即坐禪。而問人之學佛者。必曰。能坐禪乎。否也。如此。則磨磚之譏。非乎。世之脩道者。即運氣。而問人之脩道者。必曰。能運氣乎。否也。如此。則鼓脹之徒。是乎。不坐禪。而心自禪。不離這箇也。不運氣。而氣自運。無暴其氣也。

鄭泳問。河圖洛書。奇偶之數。林子曰。河圖以偶起數。洛書以奇起數。偶則二而八之。奇則三而九之。九虛其中。亦八也。八實其中。亦九也。堯舜之中。老子之玄牝。吾身之河洛也。田畫九區。蓋取諸奇。圖列八陣。蓋取諸偶。

鄭泳又問曰。皇極經世用四者。何也。林子曰。即其中之虛者。而五之。猶言仁義禮智。而信在其中矣。言金木水火。而土在其中矣。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羑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詬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時呼林子爲顛。而諸生不悅。林子曰。當今之世。與春秋之世何如也。我之道與仲尼之道何如也。仲尼之在春秋也。事君盡禮。人以其爲諂也。歷聘諸國。人以其爲佞也。爲君者諱。人以其爲黨也。每事必問。人以其爲不知禮也。甚至於削迹伐木。累累喪家之狗之譏。則當時爲人之所詬訛者亦至矣。况余不逮仲尼。世不及春秋。而以我爲顛。不亦宜乎。不亦宜乎。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林子

曰。束。約束也。脩。脩治也。若不能約之。規矩之中。以脩其身。則聖人安所施其教乎。

林子曰。三代以上。三教之道出于一。三代以下。三教之道分爲三。論語七篇。民可使由之。之道也。道德周易。民不可使知之之道也。夫可使由者。則索隱之徒。遂鄙夷之。不可使知者。則支離之徒。遂荒唐之。

兆誥問養氣。林子曰。持其志。孟子之所以善養其氣也。又問何謂持志。林子曰。收其放心。

而已矣。然則康節所謂心要放也。非歟。林子曰。孟子之放心者。心放於聲色之內。所謂蔽物而交物也。康節之要放者。心放於聲色之外。所謂活潑而廣大也。然則於聲色之內。而放於聲色之外可乎。林子曰。書曰。不邇聲色。以書觀之。雖成湯亦難矣。而況不及成湯者乎。

吳三樂問曰。子夏篤信聖人。何爲其出見紛華而悅也。林子曰。甚矣哉。攝心之難也。甚矣哉。攝心之難也。

林子曰。按今人之善惡而賞罰之。有權存焉。按古人之善惡而是非之。有道存焉。故少正卯。春秋之聞人也。惟仲尼定其罪而辟之。老子。古之聖人也。惟仲尼知其神而龍之。又有非老子者。林子舉五千言之首章道可道。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又舉無名天地之始。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於是知世之非老子者。皆未知老子之道也。

周如絲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得其一而萬事畢。老子之無爲也。

林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而賦粟倍他日。豈聖人之教有未至歟。

林子曰。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下章又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亦惟若崩厥角而已。何爲前徒而倒戈也。况革車特三百兩。而虎賁特三千人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時有論知行者。或曰先知後行。或曰先行後知。或曰知行合一。紛紛辯說。適林子在坐。僉曰。林子獨無言乎。林子曰。余亦何言。余惟太古之時。人多神聖。知行之字未製也。唐虞三代之時。神聖間出。知行之名始立也。降及後世。世道交喪。不惟知行之說太詳。而先後之辨。亦支離而無紀矣。余亦何言。余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爾。

林子曰。大學曰。在止於至善。說者謂明德親

民所當止者。即至善之所在也。此以其在外言之。下文曰定靜安慮。似不在外也。若知明德親民所當止者。不過想像之知也。安能定靜而安慮邪。愚謂止至善者。即易之艮其止。止其所也。書之安汝止。欽厥止也。釋氏之止。止勿說也。且以明德言之。文王猶望道未見也。以親民言之。堯舜其猶病諸。况天下後世。不及堯舜。文王遠甚。安能知其至善之所在耶。

黃棘問病之所由生。林子曰。其氣逆也。問氣之所由逆。林子曰。其神馳也。神定而氣自順。氣順而病自除矣。

林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所謂內不見已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所謂外不見人也。

林子曰。世之詭譎者。即謂其得老子之術。豈非妄執必固張之之數言。而詬訛之邪。固字訓義。與故不同。若固作故。則老子不能無心於其間。謂之老子之術可也。且盈而必缺。中

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  
嘗即天道而做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  
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  
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萬  
物之生而死。榮而悴。成而毀。亦天道也。天何  
心哉。至於柔勝剛。弱勝強。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等數語。亦惟推物理之自然爾。由是  
觀之。則世之非老子者。非惟心不達老子之  
意。亦且目不涉老子之文。以固作故。不亦重  
可笑乎。

林子曰。人之所貴非我也。我之所貴非人也。  
非我。則貴不在我。我不得而有之。非人。則貴  
不在人。人不得而奪之。人不得而奪。則可以  
處榮。可以處辱。榮辱不在我也。我不得而有。  
則人得而榮之。人得而辱之。榮辱不在人也。  
黃似問曰。貴賤得而一乎。林子曰。因人之所  
貴而貴之。未嘗有貴之之心也。因人之所賤  
而賤之。未嘗有賤之之心也。

兆詰問曰。死生得而齊乎。林子曰。如此而生。未嘗以生爲心也。如此而死。未嘗以死爲心也。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災也。

林子曰。矜名以爲高者。因名而喪其志也。溺利以爲榮者。因利而喪其志也。

林子曰。工文章者。謂道德爲迂。有道德者。謂文章爲技。迂者不文而文。技者文而不文。星辰昭布。天無心也。天之文也。草木敷榮。地無心也。地之文也。典謨訓誥。聖人無心也。聖人之文也。

林子曰。世有處山林之中。以抗巢許之迹者。亦有居廟廊之上。以振周召之勲者。然欲爲巢許。即能爲巢許。志在己也。欲爲周召。不能爲周召。權在人也。况無周召之志。而希周召之顯榮者乎。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網維是。玄

冥窈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繫  
者在是矣。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網維是。  
玄冥窈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  
以運動者在是矣。以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  
之所以踐形也。

羅烈問曰。先生之學。何其易簡。何其平正。而  
外人以爲怪。以爲顛者。何也。林子曰。君子爲  
己。不求人知。人之不知我者。由我之不爲人  
所知也。我之道。如其怪也。如其顛也。而人怪  
之。顛之。寧無羞乎。非其怪也。非其顛也。而人  
怪之。顛之。吾何愧焉。

吳雲龍問。一陽來復。而天氣之寒。甚於積陰  
之候。一陰來歸。而天氣之暑。甚於積陽之候  
者。何也。林子曰。一陽來復。迫陰氣以上升。故  
寒。至於三陽之泰。而陽氣始出地。而和矣。一  
陰來歸。迫陽氣以上升。故暑。至於三陰之否。  
而陰氣始出地。而涼矣。故復姤爲陰陽之始。  
而否泰爲陰陽之中。

時有造林子者。自謂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皆已達其微而會其要矣。又盛言孔子之所以是。而老子之所以非者。林子曰。老子之道果非乎。曰。然。林子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句以問之。其人不能答。良久曰。所言之理。令人不能解。豈大中至正之道哉。林子又舉天之所以能運轉者何如。而聖人之所以同天者何如。以問之。其人又不能答。林子曰。造化之理。令人不能解。亦豈大中至正之道哉。其人出。林子嘆曰。不知天地之理。安識聖人之道邪。

林子曰。黃帝鼎湖。非今之所謂道歟。何其歷帝而五之。於是知三教之名。三代以上。未之有也。

林子曰。天不言。而所以立天之極。則四時之所以行。萬物之所以生者在是矣。聖人不言。而所以立身之極。則四時之合序。萬物之皆備者在是矣。



林子曰。北辰居其所。而天之所以爲天者。易簡盡之矣。執中立其極。而聖之所以爲聖者。易簡盡之矣。

兆誥問曰。康節曰。太玄見天地之心。敢問何說也。林子曰。楊雄作太玄。以擬易。得易之意也。易用八而虛其中。中之虛者。神無定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太玄用九而實其中。中之實者。神立其位。而周流於八者之間也。虛者。虛之。而未嘗虛。實者。實之。而未嘗實。天地之心也。

兆居問曰。道可以一言而知之乎。林子曰。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一貫。亦一言也。故曰半言片句。便通玄者。此也。

兆瓊問曰。儒者不言玄。而楊雄之書。以玄紀名者。何也。林子曰。舜之德曰玄德。則唐虞之帝。曷嘗諱言玄也。

黃大本曰。道不以貴而榮。而諸生之貴者。忘其貴矣。道不以年而尊。而諸生之長者。忘其

年矣。

林有棟問曰。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何也。林子曰。道喪久矣。而卒然以樂道爲事者。無惑乎世人之笑我也。若不能勤而行之。而有無於存亡之間。其不爲上士之所笑者乎。

昔日之友數人。願從林子而師事之。林子曰。友可以爲師乎。數人曰。昔日之友先生者以文也。今日之師先生者以道也。林子固謝之。數人曰。黃州非先生之友乎。而先生與之者何也。林子察其意之果誠也。不得已而諾之。於是數人遂從諸生而齒列之。黃州曰。師者事也。事先生之禮不至。傳先生之道不習。則亦非先生之徒也。數人咸曰。事先生之禮。敢不至乎。傳先生之道。敢不習乎。

林子曰。坐禪以學佛。運氣以脩道。雖大失釋迦老子之本意。然亦能忍嗜欲。絕聲利。其於孳孳爲名而爲利者。亦大不侔矣。

林子曰。後世之儒者。壞於支離之習。亦甚矣。

苟有返本還原之道。驟以語之。未有不驕且駭也。投人夜光。誰不按劍。則余之所言。安得不爲時人之按劍也哉。

林子曰。楊墨之道。仁義之害也。彼其始也。豈不知仁義之爲美也。學術之不明。察理之不清。遂至於爲我而害義。兼愛而害仁也。君子當知其意見之偏。而非用心之不正也。吾人講學。其可任其意見之偏。而至於不仁不義之歸也哉。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陳所聞曰。道可得而悟乎。林子曰。道可聞而不可悟。論語曰。朝聞道。又曰。可以語上。又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蓋授者語之。而受者聞之。旣聞之後。則天下之物理。斯可悟而知矣。若道可得而自悟。則堯舜何不令舜禹自悟。而必以執中授之邪。孔子何不

令曾子自悟。而必以一貫傳之邪。

周如絲問曰。君子貴思乎。曰。然。不思則罔。兆復問曰。君子貴思乎。曰。否。以思無益。

林子曰。分庭抗禮。諸侯不得而友也。足加帝腹。天子不得而臣也。雖云士之自重。亦在上之忘勢。有以成之也。

林子曰。我有善。而人不善之。君子不憂也。我無善。而人善之。君子不願也。

林有棟問老子之無爲。林子曰。行其所無事也。以脩身言之。不亂其神也。以處事言之。不鑿其智也。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偏可也。孟子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吳雲龍問曰。學道之人。必謝時事而後可歟。林子曰。其在上也。堯舜之萬幾。文王之日昃。周公之吐握。其在下也。大舜之歷山。伊尹之有莘。傳說之傅巖。亦何嘗謝時事而無爲哉。林子曰。聖人無心而有心。有心而無心也。無

爲而有爲。有爲而無爲也。

兆復問曰。老子無爲乎。林子曰。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又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使老子居周公之位。而所以行政治民者。亦周公之道也。

兆瓊問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何謂也。林子曰。兩精相搏。而神應之。兩精者。陰陽之精也。其間有不可得而擬議之者。神在其中矣。神者。火也。石石相搏。而火自生。至於萬物而兩之。莫不皆然。故一男一女而人生。不測之神也。一雌一雄而物生。不測之神也。

陳所聞問。人身之水火。林子曰。人之始生也。一點真水在上。水性潤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水反居下矣。所以人老目眩而耳聾。人之始生也。一點真火在下。火性炎上。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火反居上矣。所以人老便數而脚冷。故常人順其水火之性。道人復其天地之初。

黃州問曰。雲何爲而從龍。風何爲而從虎。林  
子曰。水之氣上升則爲雲。而龍乃水之精也。  
故龍之嘘成雲。而雲自附之。一氣之相感也。  
若夫風乃東方之木魂也。虎乃西方之金魄  
也。天地之理。魂自歸魄。月魄也。而日之魂自  
應之。虎魄也。而風之魂自應之。州又問曰。虎  
交而月暈。月暈而風生者。又何也。林子曰。天  
高地下。而一氣之相感者。無高無下也。蓋虎  
交則魄少衰。上感乎月。而月之魄亦不能載  
其魂。而暈。魂溢而暈。則風亦魂也。遂從。類  
生矣。州起而贊曰。一氣之相爲感也。何其微  
歟。何其微歟。

兆豸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  
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  
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  
仁義而搥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爲不  
美也。而固搥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爲  
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也。故舍性以爲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爲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然也。

兆居問顛亦有顛倒之義乎。林子曰。天在地。上謂之否。地在天上謂之泰。火在水上謂之未濟。水在火上謂之既濟。夫易非爲卜筮而設也。蓋吾身亦有天地。亦有水火。故順則爲否。爲未濟。逆則爲泰。爲既濟。

黃崙問日之烏。月之兔。何義。林子曰。烏者。黑也。非烏鳥之烏。蓋陽明而陰暗也。以月之兔推之。則日之中乃鷄也。又問曰。月之中豈有兔。而日之中豈有雞邪。林子曰。聖人之設象也。日生於卯。卯乃日之精。而謂之兔者。月中有日。陰中有陽也。月生於酉。酉乃月之華。而謂之雞者。日中有月。陽中有陰也。

有談儒者之學者。造林子。而問曰。神僊古有

之乎。曰。不知也。神僊可學乎。曰。不知也。然則子之學也。豈儒者之道哉。何其不以儒者自名也。曰。通天地人曰儒。惡有其名而無其實也。如此。則子之學也。與世之儒者異乎。曰。未嘗異也。若外心性以爲學。則世之儒者與我異也。

黃大本問曰。世以老子爲虛無。何謂也。林子曰。性本虛而無也。惟至虛而天下之至實寓焉。惟至無而天下之至有寓焉。此老子之所以能還天地之初。復淳朴之原也。故實其腹則能得其一。得其一則能虛而無。大本又問曰。虛無之說。世人以外言之。何也。林子曰。豈非以天下之事。而率歸之無有歟。然此非老子虛無之大義也。大本又問曰。天下之事。虛而無乎。實而有乎。林子曰。虛實之間。有無之際也。聖人者。以事處事。而不以事累其心。其老子之無爲乎。

兆誥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培斗折衡。而民



不爭。何謂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老子之心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邪。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發也。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鎬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培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蓋傷時俗之流弊。不能復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林子曰。時之所安者。安而危也。時之所利者。利而害也。

兆彖問曰。老子有言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何謂也。林子曰。是非之心明。則是非從而生矣。利害之心明。則利害從而起矣。聖人者。不以利害傷其外。是非搖其中。故其民皞皞熙熙。至於耕田鑿井。猶曰。帝力何有於我。其利害是非之心。尚未明歟。故曰。不以智治國。國

之福。

林子曰。聖人者。因所是而是之。忘其所謂是也。因所非而非之。忘其所謂非也。因所利而利之。忘其所謂利也。因所害而害之。忘其所謂害也。

林子曰。是非不在我也。然後可以是非人。喜怒不在我也。然後可以喜怒人。

黃州問曰。既曰運氣者逆氣也。又曰逆則爲泰。爲既濟者。何也。林子曰。順而逆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逆而逆之。所謂正而助長也。黃州未達。林子曰。運其氣者。逆而逆也。氣自運者。順而逆也。

僧如固問。西來之旨。林子曰。卽達磨二字而觀之。可以得西來之旨矣。如固曰。何謂也。林子曰。天立其樞而輪轉之。磨之所以能輪轉者。得天之樞也。達磨之身中一天也。亦猶磨之得其樞也。故達其磨之理者。亦達磨也。世之坐禪而頑空者。不亦大可嘆乎。

周大臬悉焚業舉之書。來從林子。林子曰。焚書欲何爲。大臬曰。聞先生之風而興起也。林子曰。累不利於有司。而以分義自安。非道之正也。仲尼不用。乃明六經。余私心慕之。何至焚書以驚衆邪。大臬曰。朝市徒以喧人之情。而山林足以寂已之心。是以不願仕也。林子曰。有其道。則情不喧於朝市。無其道。則心不寂於山林。大臬遂悟。願復習舉子之業。林子曰。仕非爲名也。以爲道也。非爲已也。以爲民也。故不棄科舉以謀身。不累科舉以溺志。斯得之矣。

或問曰。羊奴菜傭。天下之賤役也。陳氏之子不耻爲之。豈子教之邪。林子曰。此不待教而能也。以天下之賤役教人。則天下其孰從之。然則陳氏之子孰教之。林子曰。昔陳氏之子問曰。道可學歟。曰。可。如勸者。豈學道之人歟。曰。不知也。敢問何如。斯可以學道歟。曰。孔子之所謂狂者。又問何以謂之狂也。曰。我之安

於名而溺於利也。而卒然切心身以慕道德。能不驚時人之耳目邪。猶人之習於禮而飾於外也。而卒然爲羊奴而作菜傭。能不駭時人之觀聽邪。此惟狂者能之。不知人之有是非。而人亦不得而是非之。豈意陳氏之子。遂執賤役於道路。以示已之有大力量。而謂天下之人不得而是非之。此奚待於教。而余亦奚爲教之哉。

兆彖問曰。陳氏之子志雖銳矣。然豈必羊奴菜傭。而後可以學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又問曰。周氏之子心亦專矣。然豈有焚書棄儒。猶不足與入道歟。林子曰。否。不然也。陳氏之子。入試主司。過余而訪道。以斯時言之。猶有功名之志也。志在功名。不可與言道德矣。故彼幡然而悟。欲絕其外慕之私。周氏之子。悉焚業舉。從余以學道。以斯時言之。不復有功名之心也。心外功名。斯可以取功名矣。故余欣然而喜。欲反之中正之歸。因人而施。其心

一而已矣。

或曰。原壤自放於禮也。而曰孔子之故人者。何也。豈原壤慕孔子之禮義。而孔子喜原壤之曠達歟。林子曰。若以原壤慕孔子之禮義也。必不當有夷踞之非。若以孔子喜原壤之曠達也。亦不當有叩杖之舉。由此言之。則孔子之所以與原壤者。非夫人之所得而知也。吳三樂曰。或以道家務爲身圖。不免有自私自利之病。敢問何也。林子曰。老子柱下。莊生漆園。綺季定嫡。冷謙作樂。亦何嘗以隱爲高哉。惟先正其心。而後推以及人矣。

魏岑問何以懲忿而窒慾。林子曰。攝其心。則忿自懲而慾自窒矣。

羅烈問曰。當今之時。專用儒者。凡海內外。特設一儒學足矣。而又有僧綱道紀者何也。林子曰。三教之道。聖人所不廢也。特以其所可使由者。與天下共之爾。

林子曰。後世不知釋迦之道爲何如也。乃卽

今之和尚而非之。可乎。不可乎。又不知老子之道爲何如也。乃即今之道士而非之。可乎。不可乎。然幸而孔子之道顯明於世也。苟即今之儒者而非之。可乎。不可乎。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内一聖人也。

時有造林子與林子談及格致誠正章。其人曰。格致誠正不必太分別。而其體之惟一。又當以誠意爲主。然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林子曰。然此果出於一人之私言乎。抑或有所受之也。曰。夫有所受之也。林子曰。說經者當本之躬行實踐之餘。而逆其命意立字之志。以心感心。是爲得之。今若果以誠意爲主。余亦從而易其語曰。也。

正其心。先致其知。欲致其知。先格其物。格竹在誠意。豈不明白。何爲顛倒以罔人耶。若果無次序之可分。則上文不宜錯用四箇先字。下文亦不宜錯用四箇後字。且脩齊治平。先後之序。既如是其詳明。而格致誠正。先後之序。何如是其無差別邪。其人默然。

林瑞新曰。聖人有不死之道乎。林子曰。有之。敢問。林子曰。聖人以死爲歸。不以死爲念。故其死者身。而所以未嘗死者心也。孟子曰。殀壽不貳。聖人不死之道也。若夫萬物皆敝。而聖人不過同得是氣以成形爾。安能獨存於天地之間邪。

林子曰。聖人者。未嘗生。未嘗死。未嘗不死。不生不死。聖人之所以超乎形也。有生有死。衆人之所以局於形也。

黃總問出處之道。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

然後得施其教。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當時也。當時既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當時。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夫以當時爲己任。而當時之薰其教者。是一時之師也。以後世爲己任。而後世之聞其風者。是萬世之師也。

林苞問曰。學道之人。或謂之迂。或謂之矜。或謂之立異者。何歟。林子曰。我之道非爲迂也。苟或偏於迂焉。當反之以時。我之道非爲矜也。苟或偏於矜焉。當守之以謙。我之道非立異也。苟或偏於異焉。當矯之以同。有則改之。亦自反之道也。



黃崧問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互鄉之難與言也。亦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歟。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也。特未聞堯舜之道爾。若聞堯舜之道也。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此孔子之所以與其進也。雖然。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焉。豈非下愚之不可移邪。然聖人終不忍以薄待天下也。故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歸斯受之而已矣。

敘曰。癸丑之秋。閩中諸生從先生遊者數十人。先生之所以與諸生者。心性之外。不過明三教之同。俗學之病。天地聖人之所以合一者。言釋則曰坐禪之非也。言道則曰運氣之蔽也。言儒則曰支離之陋也。與子言以孝。與弟言以悌。與臣言以忠。又令時誦論語之入孝九思等章。孟子之牛山我所欲等章。或登高以暢其情。或歌詠以養其志。于于猶猶。不事矯飾。諸生成忻忻。

然以爲得所依歸。僅再易月。遂辭諸生。諸生咸願先生終惠教之。而不可得也。迺各紀其所聞。共爲一帙。間有不達先生之辭。而少違明誨之旨者。大本等立雪至旬餘。始獲一見。迺固請先生筆削之。遂編成集。頗有次第。故聖道殊途。原無二致。故先之以三教。道外無聖。性外無道。故次之以心性。本立道生。居安資深。故次之以人倫。北辰立樞。聖人合德。故次之以同天。聖人之道。或出或處。故次之以仕道。身隱道晦。爲時所怪。故次之以顛義。離群索居。佩服不忘。若自叛去。先生之棄。故終之以互鄉。中間紀錄。本無倫序。潛心玩味。至理咸備。集雖不多。亦可槩先生之大都矣。諸生得與斯集者。因有所述。故標其名氏。若紀其名而不繫之姓者。皆先生之諸季也。迺命梓人。敬刻于清源洞之虛白室。廣之同志。庶知先生之學得其大矣。

嘉靖甲寅春正月元日門人泉南黃大本

謹撰

萬曆己亥仲秋望日

門人詹國宰梓

林子

門人王興陳鳴時重梓

夏語常原教

林子曰。聖人有常教。有原教。是故常也者。達也。以達天下萬世而公之者。倫屬也。原也者。一也。以一天下萬世而同之者。心性也。

林子曰。釋迦。釋氏之宗也。妻耶輸氏。多羅妃。瞿姨。鹿野。妾嬌。曇彌。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易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林子曰。余於是知黃帝之道之大也。故  
列於帝而五之也。尚矣。繫於易而贊之也。尊  
矣。

林子曰。設釋迦復生而入中國也。必群釋流  
而昏之。使不罔坐矣。設黃老復生而教天下  
也。必群道流而昏之。使不林棲矣。

州生。應麟生。大本生。對生。人。茂生。侍立於鳳  
凰山之梵樓。大本生問道。林子曰。道其無乎。

無則無不入者也。無能生氣。復能成形。陰陽  
得無。乃鬼。乃神。物之芸芸。以生以成。無也者。  
物之藉也。是以聖人觀物以知無。物生於無。  
而死於無。無乃不生。生亦不德。無不能生。生  
即不無。充滿宇宙。聲臭俱泯。故天地形氣也。  
形氣物也。天地法道之無也。而萬物生死焉。  
聖人法天地之無也。而萬民生死焉。  
州生問曰。有無者二歟。林子曰。物與道而相  
含。有與無而相入。造化無窮。生生不息。

對生問曰。謂道爲無者。何也。林子曰。道也者。無也。道不可見。故曰無。天地之所以覆載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萬物之所以化生者。道也。不可得而見也。道不可見。物不能離。物竅其虛。道斯來居。豈惟其虛。道無不入。與物無私。混合爲一。故物也者。有氣有形。有氣而無。無則不生。有形而無。無則不成。是物則皆有也。皆有則皆陰。而鬼之。陽而神之。而生於無也。設道非無也。而有可見之迹焉。是亦物也。豈能生氣。生形。而無不入哉。遺骸。形也。槁木。形也。以其無氣。而無無也。然無不終無。氣不終絕。形不終息。物不終滅。微乎微乎。莫究其原。不可得見。不可得聞。

應麟生問曰。道以生物爲大歟。林子曰。道不能生物。感而生。道不終無。物形而有。

人茂生問曰。晉人以無爲宗也。豈知道歟。林子曰。世之言無者。襲也。崇有者。矯也。

沐子曰。格之而知者。仲尼也。流而爲多識矣。

滅之而寂者。釋迦也。流而爲斷滅矣。無之而虛者。黃老也。流而爲迂怪矣。

林子曰。矯二氏之誕也。而益近易之。斯儒流之不仲尼矣。矯儒流之文也。而益玄遠之。斯二氏之不釋老矣。

林子曰。舍身以事佛者。舍身以事心也。倣生問曰。豈非即心即佛之謂歟。願聞其人。林子曰。比干以忠而剖死。伯夷以清而餓死。能事心也。若匹夫匹婦之經於溝瀆也。知舍身而不知事心矣。

林子曰。良其止者。止其止也。止其止者。止至善也。定靜而安。其重良而止乎。

獻策生問仁。林子曰。中心安仁者。爲仁之仁也。博愛之仁者。愛人之仁也。

兆居生問曰。仲尼之教。亦有頓漸與。林子曰。一以貫之者。頓教也。先博文而約禮者。漸教也。

三樂生問曰。斷滅之與寂滅也。異歟。林子曰。

斷滅也者。園而坐之。如無情之木石。斷滅去也。故孟子之不動心者。寂滅也。告子之不動心者。斷滅也。

林子曰。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闕也。

林子曰。儒流威儀詞章而無實。學之者失其原也。二氏清虛孤高而無用。學之者失其常也。

文命生問道之虛。釋之空也。是歟。林子曰。心本虛空也。故太虛太空者。天也。

林子曰。知乾坤之不在天地也。而闔之。知寒暑日月之不在天地也。而來之。往之。便能參兩天地。而春秋晝夜之機在我矣。

林子曰。坤☷之中。乾☰也。故陽得而升降之。然金擊之。熟。石撲之。火。亦非以其中。陽邪。

應麟生問曰。合鬼與神而為教之至者何也。林子曰。陰陽會矣。鬼神合矣。氣則浩然盛也。而志有所帥矣。魄則皜然清也。而魂有所棲。

矣。

孔子嘗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知今。是吾師也。又子夏答魯哀公曰。吾夫子學乎老聃。夫孔子自以老聃爲師。而門弟子亦以老聃爲孔子師也。何歟。

林子曰。漢武帝以却老而尊道也。故尚其女於方生。梁武帝以徼福而佞佛也。故奴其身於釋子。

對生問易。林子曰。日之月之。天之月之。天之易也。呼之。吸之。人之易也。

兆誥生問儒之仁。道之丹。林子曰。碩果之有其仁也。藉其土而芽之。牝雞之有其丹也。得其陽而雛之。故仁。人心也。丹。赤心也。又曰。復禮者。姓仁也。伏氣者。胎丹也。

林子曰。滅之。至於無可滅也。寂矣。故曰寂滅。無之。至於無可無也。虛矣。故曰虛無。

林子曰。亥子之間者。寂也。六時曰。日午三更。其亦喧而寂者乎。至入廟而心肅。登山而神



怡。日午而三更者暫也。

林子曰。一者玄也。太極也。玄而又玄者。太極之先而未始一也。

法從生問曰。凡夫亦圓覺歟。林子曰。佛圓覺也。具圓覺而不增。凡夫煩惱也。具圓覺而不減。

林子曰。日也者。丹也。故堯舜之聖。其日之中天乎。仲尼之聖。其萬古之長夜乎。

獻策生問曰。仲尼果賢於堯舜歟。林子曰。爲

天下而生者。堯舜也。爲萬世而生者。仲尼也。

### 夏語致用教

林子曰。馳驅駿奔而心靜者。雖謂之禪定之釋子可也。禪牀面壁而心不靜者。雖謂之伽梨之彌猴可也。起元生問曰。學問之道。主靜而已歟。林子曰。達則致其用於天下。窮則致其用於萬世。若二氏之荒唐枯槁。不知致用也。故必其盡人物之性。以參天地。贊化育也。斯謂之盡性之聖人矣。

四十二章曰。事天地神明。莫若孝其二親。二親最神也。林子曰。豈非以二親之氣。與我常相流通者乎。

林子曰。正位居體者。安土而敦仁矣。

林子曰。孔子之壽。仁者壽也。老子之壽。死而不亡者壽也。故曰。天真自性。元不亡也。若以身之生死。爲生死焉。是以夭壽而貳其心也。又曰。仁則心生。身雖死不死也。不仁則心死。身雖生不生也。

有儒流而喜談釋氏者。嘗謂孔釋之學。誠不異矣。而黃老之道。豈與儒者有同歟。林子曰。老子猶龍之贊。姑且未論。而黃帝之道。亦與仲尼有不同邪。

林子曰。仁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仁。害仁也。義也者。性也。而外性以爲義。害義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

林子曰。天子者。天下之丹也。武而火之。則烈。秦是也。文而火之。則弱。周之季是也。候其火。

而武之文之者。不烈不弱。則天下可得而理矣。

林子曰。心也者。天也。謂之天君。心也者。神也。謂之神仙。心也者。覺也。謂之佛者。覺也。故無主則逐。有物則危。

林子曰。禪也者。靜也。反也者。逆也。

林子曰。不思善。不思惡者。無思也。

林子曰。敦復則心生。迷復則心死。頻復之厲。則死而生。生而死。釋氏所謂輪迴者。心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舜之德。玄德也。武之書。丹書也。

林子曰。時至春秋。天地既剝矣。而仲尼之陽。充滿一身。是天地之初陽者。復也。與七十子共明此道。是天地之二陽者。臨也。見可而仕。三月大治。是天地之三陽者。泰也。漸於四海。

之內者。其大壯歟。及於四海之外者。其夫歟。流於萬世。而萬世信之。則陽純而乾矣。

應鈇生問佛。林子曰。心存便是敬。心存便是佛也。

林子曰。不以身之死爲死也。誰得而死之。故曰匹夫不可奪志者。事心也。

雲章生問曰。呪不幻與。林子曰。呪也者。呪也。辟螺贏之負螟蛉者。呪也。故能惺其心。則一點清靈照徹。晃朗。是之謂大明呪。能存其心。則真實內主。萬邪莫干。是之謂大神呪。若後世之呪。而入於幻也。術矣。

林子曰。氣化神而合虛者。神氣而歸天也。或問釋迦不生於夷歟。林子曰。玄德之舜。華人得而夷乎。

林子曰。顏魯公嘗問道於慧明嚴峻。而持其戒文。文山命其子曰。道生。次佛生。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林子曰。仁義之根於心也。故以心爲丹。而仁義從此出矣。

林子曰。凡人之所謂生死者。身也。聖人之所謂生死者。心也。

林子曰。桀紂躋跖之愚。欲天下萬世謂己爲賢也。不可得矣。堯舜周孔之聖。欲天下萬世謂己爲不肖也。不可得矣。

明一生問曰。如何是佛心。林子曰。有作佛之心者。佛心也。如何是衆生心。林子曰。無作佛之心者。衆生心也。

林子曰。與一氣相爲往還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也。

林子曰。物。物也。格。亦物也。格其格。則物格矣。故物。辟之寇也。格。辟之兵也。寇殲而兵不農者。格亦物也。又曰。惟格物。然後能無物。故逐於外而聲色臭味者。物也。著於內而意必固我者。物也。

待科生問事心。林子曰。惟識心。然後可以事

夏語  
心。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孟子曰收  
放心。而邵堯夫曰心要放。

上九无妄。行有青。无攸利。林子曰。與蒲人盟  
而適衛者。仲尼也。故曰。要盟也。神不聽。

時有談長生者。造林子。林子曰。仲尼長生之  
至術。賢於道流遠矣。如陵生侍側。問曰。仲尼  
亦長生歟。林子曰。仲尼之道。寄之曾參。孔伋  
孟軻。寄之萬世不死之人心。與天地相爲終  
始。而不窮者。仲尼之長生也。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  
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  
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  
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偽君子之譏。故曰  
士增茲多口。

林子曰。志道也者。忘而存之者。上也。據德也  
者。存而存之者。次也。依仁也者。不忘不存。違  
而依之者。又其次也。故失道而德者。據也。失  
德而仁者。依也。緹生請問依仁之依。林子曰。

倣之而依者。依也。傍之而依者。依也。

林子曰。行躋跖之行者。躋跖也。而心仲尼之心者。獨不仲尼乎。

林子曰。未證佛果。本無六欲。既登彼岸。亦無涅槃。

林子曰。非鬼之靈也。鬼於心者。靈也。非鬼之形也。鬼於目者。形也。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謂也。林子曰。性不足也。終其身迷焉。衆人雖迷。然亦不離。又曰。

性在作用。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林子曰。城復于隍。其詞悲乎。先否後喜。其情怡矣。

林子曰。日其神乎。東海而復東之。日之午。中也。南西北海而復南之。西之。北之。日之午。亦中也。

林子曰。天氣也。遠而望之。似若數百里之外。而爲天之際者。目之窮也。

林子曰。聖人之神。日也。可得而遠近之乎。聖

人之氣。天也。可得而內外之乎。

夏語不獨愆教

或曰。二氏之學。可勿談乎。林子曰。荒唐枯槁。誰其正之。而一夫之不德。不獨二氏者之愆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鴛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獮

猴之習定。鬪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也。怪而辯之者。亦非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何謂也。林子曰。無思而儼若思者。敬也。

林子曰。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又曰。潛於淵者。躍之性而心也。

林子曰。蛤蜊世界。具足法身。何物非道也。山河大地。皆吾妙用。何處非佛也。



林子曰。玻璃赤珠。瑋璣玳瑁。而嚴飾之者。非外也。萬物備於我矣。

林子曰。無欲者。無意也。無意則元神爲用矣。若思慮之神。卽元神也。但思慮之神。則意矣。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同出而異名也。

林子曰。日月往來之機。易備之矣。天地生殺之權。春秋備之矣。

林子曰。星辰錯陳而有紀者。樂而禮也。江海異流而竝入者。禮而樂也。又曰。草木其華者。禮之文也。禽鳥其聲者。樂之和也。故觀之天地。稽之庶彙。豈必夔夷復生哉。而禮樂可興矣。

林子曰。佛者。覺也。不逆不億。感而通之者。利也。

林子曰。割截身體而不嗔者。出生死而離之。其亦所謂三年之後。不見全牛也歟。

林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無念爲宗也。

林子曰。道家謂之旁門者。黃老之異端。而非

正道也。釋氏謂之外道者。釋迦之異端。而非內道也。儒門謂之由徑者。仲尼之異端。而非大道也。

州主問執中。林子曰。思不出位者。執中也。

明生問曰。古之人不以物累其心也。故以積珍而沒之海。有諸乎。林子曰。珍沒於海者。心藏之淵也。夫物豈能累心。心累於物爾。

林子曰。元神爲用。故不慮而知也。

大本生問黃中。林子曰。黃中者。中黃也。

林子曰。周授田百畝。商七十。夏五十者。異也。其所以度民力而量授之者。同也。長短其度。損益其數。其三王之制也。而不相沿矣。又曰。人人井其田。則天下之田。不浹旬。越月可得而井矣。

林子曰。反身而誠者。反而身之者。誠也。人茂生曰。忠臣之忠。孝子之孝。而至於誠者。亦神仙也。神仙非幻術也。誠而神者。神仙也。若茂也可與語三教之大矣。故比干之剖心。申生

之待烹。丹心一點。萬古不滅。雖謂之刑解而去可也。

林子曰。誠而明者。寂而照也。

林子曰。無以生爲者。長生也。夕死可者。不死也。

林子曰。好貨好色。與民同樂。邪道而歸正也。故曰天機只在嗜欲中。

林子曰。上自天地。下至黎庶。及諸昆蟲草木。莫不有陰有陽。而道釋者流。顧乃抗其志而靜孤也。不知道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

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

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

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

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

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

身死之際。如黃帝之僊去。帝堯之殂落。一點

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

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為炳煥。相為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老孔釋相為存亡。相為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明珪生問曰。日求一餐。夜則樹下一宿。不亦難乎。林子曰。釋迦不為也。明珪生曰。載之四十二章可考也。林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林子曰。棲跡於斷澗絕谷。飄翛於綠霧白霞。剝其陰以復一身之陽者。陰丹也。達其道以憂天下。窮其道以憂萬世。剝其陰以復天地之陽者。陽丹也。

佛放大明光。普照十方世界。林子曰。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文王之日月也。

法一生問往生之旨。林子曰。五濁惡世。倏變而為阿彌陀佛國者。往生也。實非有所往而生也。

對生問天地之始。林子曰。天地亦物。亦氣亦

形無氣無形。渾淪無名。

標芳生問曰。不園坐則不寂。不林棲則不淨也。信乎。林子曰。堯舜兢業萬幾。禹惜寸陰。文王不遑暇食。是其寂也。不園坐而淨也。不林棲矣。

林子曰。惟龍虎鉛汞。茅雪龜蛇。而辯之。亟焉。故不知黃老之心也。惟黃花翠竹。露柱刹竿。而言之詳焉。故不知釋迦之心也。

二氏者流。則曰。仲尼之學。惟在拱手安足。而

心性非所先也。林子曰。苟卽儒者之書。而細觀之。則知仲尼之學。原於一矣。儒門者流。則曰。釋老之學。惟在荒唐枯槁。而倫屬非所重也。林子曰。苟卽二氏之書。而細觀之。則知釋老之學。達其常矣。

璋生問主敬。林子曰。心惟在腔子裏。欲其時時惺惺。而不放逸也。

林子曰。天以春而是。以秋而非。仲尼以是而春。以非而秋。故標其經曰。春秋也。今以名其

世。是仲尼之世有春秋。猶堯舜之世有唐虞也。書曰。帝乃殂落。又曰。陟方乃死。春秋曰。孔丘卒。

林子曰。地也者。形也。內也。天也者。氣也。外也。人之形。外也。氣。內也。養成此氣。則天地之氣。皆吾之氣也。天地之氣。皆吾之氣。則人之形。又在內。而氣。又在外也。若混而言之。則氣在。人中。人在氣中。形與氣相渾淪。而不相離矣。林子曰。揚朱後孔子而生。去老子世代甚遠。而謂之老子弟子者。何歟。

林子曰。玄牝之翕闢者。乾坤之象也。天根月窟之來往者。日月之象也。

佐生問曰。仲尼亦有丹歟。林子曰。仲尼其至矣。始則以其中胎一身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一身。既則以其身胎天地之陽也。而溫養之。及其成也。充滿天地。充滿一身者。是有一身之陽也。充滿天地者。是有天地之陽也。

夏語歸儒教

林子曰。三教曷歸乎。歸於儒也。曷歸於儒也。釋歸於儒也。道歸於儒也。儒亦歸於儒也。既儒矣。又曷歸於儒也。世之儒者。雖學仲尼。而不以其心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際。序列既詳。則固可以群。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使其不外仲尼也。而心之。是亦仲尼而已矣。是之謂儒之儒也。

林子曰。天地之始終也。聖人得而旦暮焉。天地之南北也。聖人得而只尺焉。

林子曰。身之極樂國也。如來禪定於其中矣。而釋流則西方之。身之蓬萊島也。神仙逍遙於其中矣。而道流則海外之。

易曰。一闔一闢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達。磨曰。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又曰。皆在心內運天經。林子曰。天經也者。黃道也。而吾身之日月。往來於其間矣。程伊川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

者。闔闢之機也。張橫渠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朱文公曰。氤氲闔闢。其妙無窮。誰其尸之。不宰之功。

林子曰。學也者。學以復其虛明之本體也。教也者。教以曠其相通之妙機也。故真學不積。至教無傳。

林子曰。止至善者。一也。德胥此而明。民胥此而親者。一以貫之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希朱生問曰。敢問天之故。林子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林子曰。剝一身之陰而陽純者。李呂也。剝四海之陰而陽純者。堯舜也。

林子曰。心本清淨者。釋迦也。心本平直者。彌陀也。

林子曰。天固命之。我固卻之。故曰賜不受命。人茂生問山河大地。皆吾法身之妙用也。其



旨如何。林子曰。莫非外也。莫非內也。故日月星辰者。法身之照臨也。山嶽河海者。法身之流峙也。若謂法身特與天地之氣能相通。則是有我而有外矣。故曰。仁者渾然與天地同體者。天地即我。我即天地也。

兆誥生問鬼神之盛。林子曰。無一物而不屈且伸。則無一物而不鬼且神也。

林子曰。百姓之不知。與仲尼之無知。一也。但百姓不能忘知而鑿之。則始與仲尼異矣。

林子曰。心無動靜。而住心觀靜。不識心也。又曰。心本虛明。亦本活潑。

林子曰。反求諸己者。知聖人之在我。信聖人之益篤矣。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兆瓊生問曰。玄牝者。心歟。林子曰。非心。非不心也。

啓寅生問曰。儒亦空歟。林子曰。空空者。仲尼

也。屢空者。顏淵也。

林子曰。何思何慮者。空也。億則思慮起而不空矣。故不億而知。寂而照者。先覺也。

陽生問曰。既多識而非之。又先之以博文也。何歟。林子曰。博之以文。徐以察其志之果專也。然後以約禮教之者。循循之善誘矣。

勲生請問後身之說。林子曰。不知也。幾於誕矣。豈其一點清靈之氣。復屬於後人之身者歟。

